

董士贞文集

散文卷



◎董士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散文卷

董士贞文集

◎董士贞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董士贞文集——散文卷/董士贞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7

ISBN 978-7-5354-4531-5

I.董… II.董… III.①董士贞—文集②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17.2②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05296 号

责任编辑:何性松

责任校对:陈 琪

封面设计:许伶俐 嘉 一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传真:87679300)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市楚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75 插页:2

版次: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128.00 元(全四册)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作者和夫人在江汉艺院

目 录

母亲	1
七屋台情话	5
读书记	10
故乡	13
再美的玫瑰也有刺 ——忆念王玉珍	15
龙讷先生	17
野韭	20
炒米	22
中秋夜度	24
小外孙	25
访熊口贺龙旧迹	26
荆楚故里话曹公	29
黄州	32
黔中行	34
幺铺之秋	36
我爱龙潭风光	38
山	39
圆	41
庄子楼赋	43
将军山记	44
“竹湖园”游记	45
美啊,德昌的云! (上篇)	47
美啊,德昌的云! (下篇)	49
青青采女西昌市	51
永远的弯街 ——丝绸南路行	53
凤凰树	55
绿	58
攀市说雨	60

山	64
张坝踏石	67
桂圆林剪风	70
攀都寄语	72
泸沽湖记事	74
圣诞红	80
南山古胜记	82
增城江, 诗의河	83
秋游二则	86
鹤之梦	88
红岩行	
——假日散记	91
让石头漂起来	94
求实·自强	95
过程与结果	97
还是朴素点好	98
莫把希望当骄宠	100
距离	102
“不服老”精神面面观	104
留住这“根朴”	108
“人”与“兽”	
——写在马加爵事件之后	110
小议孩子们的“牛奶”	112
做人与做事	113
切莫辜负天边的晚霞	115
莫把悔恨付机遇	116
智慧与欢乐	117
人世三态	118
机遇小谈	119
“赤壁之战”——再谈机遇	120
“少不更事”说	122
小谈“勤俭”	123
再说“勤俭”	124
应该“在乎”	125
接过这种精神	126
选择	127
他们缺什么	
——读报即事	129

他们缺什么?	
——西部即景	130
梦和书——翱翔的翅膀	132
阿留小议	133
从《齐人有一妻一妾》看战国时期社会关系的变化	135
谈盲目性	136
也来两点式刊正	137
霸道的“进步”与蹈袭	138
情商与智商	140
打赌	141
小草	142
沉香	143
说人格	144
寻求真实,摒弃谬误	146
也是在我们无路可走的时候	
——给文明背后的创伤开一剂药方	148
名实之间	150
说“和谐”	152
神话不“神”,宗教有“宗”	154
科学·狗·文明	156
“良知”、“公德”与培养	157
茶·酒·白开水	158
“桃花源”	160
呼唤“严”字	161
小话“宽”“严”	162
防止虚无主义重演	164
“周老虎”事件回说	166
烟的随想	168
“专家”何其多!	170
这种风气还是以不兴为好	172
善小亦为	174
山	175
人格	177
青橄榄	178
呵护,沁人的呵护啊	180
女孩与雪花	182
那时,我们都幼稚	183
过年	185
壳	188

“刺花”	189
家乡的雾	190
“仓廩实而知礼节”析	191
浅而深,平而奇	
——《毛遂自荐》插画欣赏	193
笔意所至 水容山姿(观画之一)	195
不遣重彩上凌烟(观画之二)	196
“失街亭”议	198
心中的伤痕	199
信任	
——一名女青年的话	201
要学会自己打天下	
——《触龙说赵太后》读后	203
夜,我的家乡	205
一瞬间	206
这里有快乐	208
足球,我的最爱	209
习惯	210
命运女神和一个孩子的通信	212
生活是一本打开的书	214
世象百千皆是书	216
成长	217
宽恕	219
永远的眠歌	220
究是融融春光好	
——曾静纪谈	222
神州精神	
——记湖北轻型摩托车厂厂长王先礼	227
他,就是有这股“扎”劲	234
一个年轻企业家的苦和乐	236
“园林青”的祝愿	243
壮美人生	
——记湖北省人大代表秦银科	245
谁说专科不出人才?	
——李聪就业访问记	248
艺林春雨浥芳原	253
汉下初帆	
——潜江市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十年演述	260

母 亲

2月10日夜2点,手机铃响了,是弟弟的声音,说母亲去世了。我知道这事总会到来。但听到这一噩耗时,心仍怦怦地跳得很,一时失语了。盛蓉即刻起床,准备钱物,为我做启程的打点。

在周迪兰、王峰们的帮助下,我顺利地搭上了攀枝花去成都的飞机,又从成都转机武汉,终于于傍晚赶到了潜江。待我带着小军和姣平赶回卢市时,已经是母亲去世的第二天了。

先我而来的姐姐,哭着迎过来对我说:“姆妈在落气前喊了你几个小时,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不是不知道母亲长日的思念,也不是想像不到她老人家在走过了她的九十多年的人生,行将告别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萦绕在她心头的那缕思念是什么,可是我迫于生计,还是只能蒙心而行,以致造成了这样的遗憾。

我来到母亲榻前。她老人家仰卧着,神情倒很安详。我行过跪礼,牵起她老人家的手。手冰凉,但骨节却似乎还很松活。一块手帕握在手里,也很自然。但正是看着母亲的这双手,我更伤心了——这不像一般女人的手啊,女人哪里会有这样粗壮的指骨呢?可是这双手毕竟在我手里,这令我不能不想起母亲劳累、勤苦而多难的一生。

母亲大约是二十岁到我们家来的。十年时间里,生下了我们四个孩子。在她不到三十岁的时候,我的父亲患血吸虫病死去了。从此以后,母亲就挑起了全家近八口人的生活担子。

“垌里人多种水田。我力量不够,只好种旱田。种旱田只能吃麦米,麦米不好吃,又怕你们羡慕人家吃大米,我就只好把门口坑边的两块田种成水田。”有一次,母亲对我这样讲起。

我也是知道的。种水田要搬水车。水车长一丈二三,连骨带铍七八十斤,女人腰劲小,搬不动。每每下车,母亲就得求人。报偿的方式好像多是送人家一些丝烟或打蛋给人家吃。

收庄稼的时候又难了。庄稼个子重,母亲上不了肩。有时就是魏场和庄屋台的姑爷们来帮手。实在不济时,母亲就把庄稼捆成小捆,一点一点地往家里衔。

母亲下田时,多要带上姐姐——那主要是为了做个伴——而把我放到四苟伯的私学里。说是读书,其实是为了找个托儿所,免得我无人照看,掉到水里了。

冬天,农活闲一些,可我又最怕过冬天。冬天夜里,母亲总要纺好夜深的棉线。我和姐姐不愿她一个人纺,就一人焐一个火钵子,守候在她的旁边。外面的北风,透过屋洞吹

进来，呜呜直响；我们看着母亲一圈一圈地摇，一线一线地拉，心里都麻了，一遍一遍地催：

“姆妈，睡呀！”

“好。你们先睡去。我还纺两个茛子了就睡。”

“还两个茛子！那……那……嗨呀！”

靠着母亲的勤劳和精打细算，我们儿女总算衣食有着。

但是整我们最狠的还是病。

记不得是哪几年，也不知道患什么病，二姐，三姐已先后死去了。有三年多时间，我也一直患疟疾。治疟疾要吃“唐拾义”丸子。母亲大约是为了弄点活钱来给我买药，就趁冬闲去背米卖。人家男人驮米是用骡马，母亲就得靠自己的肩膊背。背米的地方是东边的刘集，去来有十六里柴山路。背来的米再卖到西边的卢市去，去来也是十六里。如此一天三十多里路，就凭她一双缠足，再背上二十多斤米，这期间能赚多少一点钱，我也不知道。为做这事，母亲就把我交给姐姐，嘱咐她，逢我冷，就把我捂在被窝里，或者放在檐下晒太阳。冬天，冷瑟瑟的，我冷，我知道走在柴路和寡堤上的姆妈更冷。

大约六七岁时，我又患天花了。在那些年，天花简直是个绝症，同我一起染病的几个小孩子都死了。每天晚间，见人们在路上烧纸唤魂，真叫人一阵阵胆怯。那些时，母亲急得没办法，只听人说，患了病的人睡地上可以去毒气，母亲就在堂屋里开了个地铺；又怕我用手抓患处破了相，就日夜守候在我身边。凭着母亲的护持，我在无医无药的情况下，居然从死神手里挣脱出来了，而且母亲和姐姐也都居然没染上病，这真是天幸。但孤儿寡母无依无助几至于形同在地窖里爬行的辛酸，我是深深领略到了的。

当然，在凄凉的生活里，也有我们娘儿间的快乐的。

“姆妈，人是从哪里来的？”一个冬夜，我问了。

“这还问？爷妈生的呗。”姐姐懂的多，有些不屑地回答我。

“那爷妈又是哪里来的呢？”我追问。

“那——”姐姐想了想，却只是说：“这都不知道！”

这时笼里的鸡躁窝了，姆妈笑了笑，说：“阳儿问的对。人嘛——是鸡窝里‘煲’出来的。”

“那我呢？”

姐姐似乎有点失意，仍然想“克”我，说：“你是从田沟里捡回来的。”

“我不信！那你呢？”

“我是姆妈生的。”

“不行，不行……”

我撒娇了，坚决不依，姆妈只好一把搂起我，说：“好了，好了，都是我生的。”

最高兴的是随母亲去戴湖垵照夜。夜，沉沉的。无边的芦风带着青味，簌簌吹来，又惹意，又森人。萤火虫打着灯笼在眼前悠忽，豆蛸蛸捉着迷藏在脚底幽鸣，獾声拖着尾巴，雉声打着嗝儿……这一切一切，又摄魂，又新鲜，我紧靠在母亲怀里，用甜蜜的惊惧换来了美美的一梦。

可是，这样的生活，也未能让我们过下去——我的叔叔破坏了我们这个可怜的家。

对于叔父，我其实不想作过多的评说。他不过是被旧社会压变形了的一个人。他的过错，有旧社会作背景。但是，对于他个人的品德，我确实瞧不起。他穷，这是事实，也非

不可怜,但是他穷得无赖,穷得失德,穷得没有骨头。在我伯父和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还年轻,十多岁,家事没让他管,农事没让他习。可就因为这样,在我伯父和父亲过早去世后,他竟然不能立身过活。他靠我母亲把他拉扯起来,结婚了,生子了。谁想他人大心大,想霸家业了。他结交了一伙乡间流痞,要卖人了!他卖掉了大侄女(我伯父的遗孤),又要卖嫂子了。这种人不是不想过好日子,也想,可是一者无能,二者疏懒,于是就想“噬人”;噬“人”无力,就转为“内噬”。这种人嘴是馋的,骨是瘫的,贫而无德,属于“咬人”的一伙,因此,在本质上是旧社会制造的渣子,却偏偏在新社会里受到了一部分人的青睐。

我母亲在孤苦无助的情况下,用她纤弱的肩背掬起了一个女人事实上难以承受的家庭重担;她勤苦,有血性;她将幼哺雏,不羞不怯,天降琼花她没有一个人去领受,地长蒺藜她也不丢下自己的孩子,她倾尽了她作为一个母亲的爱心和怜心。但是,当别人要害她并连及她的儿女时,她就毫无顾忌地反抗了——她从将要强卖她的小叔手里逃走了。

一个勤苦、善良、受尽了旧社会折磨的妇女,理应受到新社会的呵护和关爱,可是事情又偏偏相反了。

土改那年,我叔父以“贫穷”成了“积极分子”,而我母亲偏成了他的打压对象。

天理人情!天理人情!

世界上难道就一穷百好吗?难道卖侄卖嫂、一心想侵占别人财产的行为也算“穷德”吗?反之,难道勤扒苦做、护儿养雏的孤寡就应该去践踏吗?

好在,天心有鉴,这一冤屈终于得到了昭雪,可时间已经是在二十年之后了。

在受着委屈的那些年月里,母亲也做了她作为受着压制的母亲所能做的一切。为了养活我那幼小的弟弟,母亲像男人一样,上山割柴,下湖打菱,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她也讨过饭。可就是在如此的无依无着中,她还顾念着她的尚未成年的儿子——已经离开了她、在外乞读的我。那年,她听说我因为衣着单薄得了支气管炎,就把自己割下的芦苇装了满满一船,绕20多里水路到卢市卖了,为我缝了一些衣服。我知道母亲的那份拳拳的心,也知道她自觉身为人母而不能尽全哺育之责的心疼。

为着政府用全额助学金包养我读书,她感激不尽,总是说:“千说万说,还是现在好。”她在艰难中都一直没有丢失那颗诚实的良心。

80年代以来,我的光景逐渐转好,我想把母亲接来享几天“福”。我也接了,可是母亲是在农村生活惯了的,身边少不了鸡呀猫呀,柴呀草呀,在我这里住楼房,就像蹲笼子一般,所以不久,就又回去了。

近些年,我因事在外,回老家很少,除暑假外,有时连过年也不能回去。每次回去,也是匆匆又匆匆,多是半日就离开了。回去后少不了要给点钱母亲,每问母亲有什么需要时,回答总是摇头,观那神情,还似有几分感谢,几分碍收,似乎在说:“我欠你们的呀。”而我心里清楚,那点钱,一般只能供点零用,逢有病灾,医治是谈不上的。一位母亲,在为儿女受尽了千辛万苦后,到头来还心怀自歉,这是一种怎样的人生责任,又该令做儿女的多么伤心啊。凡我送给的钱,母亲就掖着,尽量不用,似乎留在身边,就留住了儿女的心,可以自慰,可以在人前骄傲地说:“这是我孩子孝敬我的呀。”直到有一天,放在枕头下的钱全被人拿走了,这以后才把钱交给弟弟。前些年,读欧阳修的《陇冈阡表》,读到“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时,心里不禁为之一震。心想:待有余裕了,好好奉养她老人家。谁知,终成

为遗憾。

去年暑假，我回去了一趟，见母亲面色尚可，不脏不糊，记忆清晰，说话明白；离开时，母亲还拄着拐杖，送我和姐姐到后门外，站在河堤边看我们走远了才转回去。当时，我心里有几分欣慰和释然，以为母亲真的可以活到一百岁了。这些年母亲的六十、七十、八十、九十岁生日，我们都未能庆贺，我于是心想，到百岁生日时，实在该好好庆贺一下了，借以昭告世人：好人天寿；同时，也借此自慰：母亲总算在苦难一生后得以“寿酬”了。谁知这次见面竟成了我同母亲的永诀呢。

母亲辛苦一生一无所余，所得的仅是儿孙的孝顺和邻里的善评了。母亲尽心哺育后代，在她晚年，儿孙们都成人了，每有机会，他们总带给老人家一些养身之物，算是尽一分孝心。母亲在榻时，他们都远近赶来，抚尸痛哭。一场丧事，没有“仪胜”，却有“情胜”。邻里每每道及母亲，无不说：“一位心善、干净、至死不糊涂的婆婆。”

送过母亲，恍惚归家。那晚，倦伏灯下，做了墓辞一节：

母，一生坎坷，所慰者：寿。

缘其由，或曰天酬，或曰命数。固也。

然，性之惟和，处困不忧，且强且韧，不争不求；

出则劳劬，入则哺雏

横流既下，即茹不辱；

其非原诉？

当此墓，善者与侔，恶者为羞。

儿孙永祀，万世千秋。

写后，心又回到了府河之滨。那里，一抔黄土下，永卧的就是我善良、勤苦而受尽了磨难的母亲。愿在天复地荐中，母亲安息永世。

2006年2月于泸州

七屋台情话

大约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突然被送去了七屋台。那原因我弄不清,大概一是在家里没有像样的学校,二是家里早给我订了一门娃娃亲,七屋台是我丈人家。

于是我很快就被送到离七屋台约两里路的沈家阁老台去读书。

沈家阁老台是个大塋子,人家都姓沈,有个叫沈鸿烈的人在外面做大官,祠堂很讲究,学校就设在祠堂里。每天早晨,我们都要被排成队,站在一块字牌前面。由一个人领着念一段话。那话是些什么词儿,我一直没听懂,更不说意思了。只听大学生在打闹的时候,嬉嬉地说:“驴子吃麦子,吃麦子,吃了四十五亩田。”我猜想,那大概就是字牌上的话,于是,也不分好歹,跟着学。直到好多年后,我才知道,那叫《总理遗嘱》,是非常神圣的。不过我也相信,那些大学生也不是想亵渎孙总理的教言,只是当时他们也没有搞清楚。

总之,那些时在学校里读书,就像在梦里一般,胡着去,混着回,懵懵懂懂,好似什么也没有学进去,可丈母家的人还说我聪明呢。

于是,我就把一门心思放在玩儿上。

七屋台有个极好玩的地方,那就是天主堂。

这儿周围的人都信天主教,而七屋台的教风又最盛。每逢礼拜六,是礼拜天主的日子,于是四乡的农人们,男女老少都停下了手边的活,相跟相随地来天主堂做弥撒,其中自然也杂些小孩。弥撒从早上开始,大约整整一个上午,天主堂里就响着哄哄的诵经声。在我的印象里,那声音是很美的,幽沉,优雅,既像唱歌,又像诵读,几百人一齐念起来,整个穹庐式的教堂里便掀起十分和谐的混响,比道士、“马脚”^①的干叫好听多了。圣堂的正上方有一张画,一个漂亮女人露出胸臂,抱着一个漂亮孩子,温情温意地看着下面的人,也很好看。而下面的人,则挨个儿跪着,不敢稍事张望。到时候,穿着黑袍、围着白巾、神气拂拂的神甫出来了,将圣水洒在了跪在前排的一些人的头上;随之,诵经的人们又一起身,缓缓地、挨个儿地从神甫面前低头走过,并啜食神甫给的一些什么圣食。有少数人则躬身伏到神甫座前,虔诚地忏悔自己所犯的过失或所存的“邪念”,包括女人养汉、男人行窃之类最隐秘的事儿。到这时,礼拜的气氛就达到最神秘、最浓重的分上了,浓到人们几乎不敢出一点气儿。

不过,礼拜散去,那里是确实有几分好玩的。

教堂有个高顶,高到什么程度,几乎说不清。一说站在上面,可以看到天门全县。一说上面有神住着,到了十字架处,可以跟天主讲话。至于那里究竟藏着什么,我一直没搞

① 马脚:降神的人。

清楚,总之是很害怕又很神往的。不过,从那上面飞出鸽子来,我倒是亲眼见过的,但我又怀疑那是从天主手里放出来的。大概就是因为这些的诱惑吧,孩子们都想去探探。可惜的是那里面的转楼楼板,不知什么时候尽坏落了,只剩下了一根中柱和一些支架,有的地方连支架也没有了,上去时只好攀着壁子爬。我跟一些同伴门攀过,但一则胆怯,怕有“鬼”,二则确实难爬,所以一直未能上顶,留下了一个神秘的、确也很有味儿的慕想。据说教堂如此残破,是因为当初发过一场火。这场火自然烧去了教堂的许多金碧辉煌,不过也增加了几分鬼气和神气。穿行在里面,既可以想像当初的宏伟与富丽,又有几分怯惧和稀奇,那味儿比心平气和的徜徉和瞻仰复杂多了。

在教堂的西边,是一个很大的场子,上面长满了青草;一条小径把场子分成了南北两半。南边有院门、老神父墓地和修女工厂,北边是新神甫的住处和一排残破了的教堂厅室。南边那块墓地不大,二十平米左右,有垣周莛,一株梧桐罩住了整个院子,进去,可拣得豆粒大的桐子来烧吃,但桐叶簌簌,阴气森森,十分怕人。新神甫的住处是一间两层的小楼,楼上做神甫的寝居,楼下是厨房和餐室。餐室向西有走廊通修女房,负责神甫内务的修女,可以经走廊去神甫卧室。而神甫轻易是不下楼的,但我却看到过他几次,金发碧眼,红光满面,走起路来衣褶都窸窣作响,很有几分“神气”。我听说,神甫有钱,吃得极好,最喜欢吃黑鱼,只是到了弥撒的前一天,即礼拜五,要吃素,即或这天池子里放有黑鱼,也是决意不吃的;神甫又喜欢骑“溜机遁”,有时还把小娃儿放到车上,沿场子绕圈圈,逗得在一边观趣的大小教徒们直喝彩,佩服他怎么坐在单轮子上就不掉下来。大概就是因为这些,我对神甫很有几分敬畏,甚至以为他住的那间小楼,天主时不时也会来向他布道的,他就是天主的“圣子”。不过,以后又听人说,神甫在家里也有婆娘,在这里也跟某某修女生了一个私娃,埋了。但这话只能偷着讲,否则,即令神甫自己没听到,让家里人知道了,也是会担心遭灾的。因为,天主他什么都知道。

我玩儿的另一宗乐趣是在那帮朋友。其中最要好的是四明和迎春。夏天了,我们就到村西的那个大水坑里“打鼓泗”,漂瓦片。秋天就去村北的藕塘里挖泥藕,摸螃蟹,或者,钻树林找雀窝,掏刺猬,逢下雨天出不了门,就斗“牌九”。那天,在四明家里斗到夜深了,恰逢他爸妈不在家,我们三人再加四明的妹妹明皎,就挤在一个床上睡。明皎同我一个被窝,睡着,睡着,两人就光光地抱在一起了。偏是那一夜,我不争气,睡得死死的,做梦时撒了尿,好在明皎给我隐瞒了,一直没跟任何人讲。

出了这个丑,以后就老实实在家里跟“男伯伯”睡觉了。

老丈人家人多,连我是十一口。“男伯伯”是个瞎子光棍,白天帮家里轧花踩板,晚上念经到夜深。每到他念经时,我就蜷在他的脚头不敢吱声。他有时也教我划十字,念“亚门”。但他念得不及教堂里的好听,我听着听着就睡着了。我爱听的是他讲《圣经》上的故事。什么圣母玛丽亚槽房产子呀,什么耶稣死后背十字架升天呀,我都听得带劲。除了“男伯伯”,还有个“女伯伯”。她是个修女,会织毛巾,人很开朗,不缺不残的,我奇怪她怎么也不找个男人。有闲话说她跟神甫,但我怎么看也不像,新环就是长跟她在一起睡觉的呀。对岳父我不叫岳父,叫“二爷”,他声洪嗓大,走路带风,那气派形款,很像以后我所知道的贺龙。他有时在我头上拍拍,其他就没什么了。在我的印象中,哥哥是不多做农活的,但很会打猎,每每打猎回来,野鸡、兔子、獾子一大筐。这些东西过卤了,那味道真是

又香，又上味，连骨渣子都好吃，以后好多年，我每一想起就溢口水。

与我年龄相仿的是一个姐姐，一个妹妹，再就是我的“姑娘”——新环。新环大我半岁，那时长得像根杨树条子，单单细细，飘飘洒洒，才六七岁，就很有几分风致了。可就因为她是女孩，家里不让她上学，已经跟“女伯伯”学织毛巾了。除了吃饭，她很少回家，即或吃饭，也只是拈点菜，然后就端着碗走了。她长得白，但好长时间里，我也没看清她究竟长得个啥样，说话就更谈不上了。她当然也是因为知道我是她以后的男人，对了面，就脸一红，头一低，“扎着”走了。可是有一次，我同她在一条宽不及一尺的窄巷里相遇了，她见四处无人，就公然不退避，硬着向我挤过来。两人身贴身挤过，可这次我倒没见她脸红，也没有见她低头，只是觉得她有些气喘。

在成人中，我最喜欢的是姆妈和嫂子。姆妈特慈爱的，完全把我看做了她的小儿子。每逢烧火，有好吃的，特别是卤菜，她总要把我喊到灶门下，偷偷地给我一块。一年以后，我在张家塆上小学，去了她那里，临离开时，她都会掀起衣角，从腰下掏出一些钱给我。嫂子是个快活人，笑话特多，没收没拦的。有一次，我想回家，偷跑了，可跑也没跑多远，不多时就被找回去了，从此，她就尽叫我是“贩桃(逃)子的”。以后，又不知是什么原因，她又叫我“阳春老头”了。

“阳春老头，姆妈叫你呢。快去，在厨房里。”

我去了，却见新环正在灶门口帮姆妈烧火。——她要我呢！

“阳春老头，我唱个歌你听。”

“好。”

“鹅鸽子呷几呷呀，老鹅子鹅几鹅呀，人家……”

“她嫂子！”这时在隔壁的姆妈克她了，“你的那张嘴……”

她缩缩颈，伸伸舌头，不唱了。可我听出来了，她说我是“小女婿”！

可是，有一天，还真的让她抓了个好话头。那是冬天，我们都聚在堂屋里烤火。突然，新环进来了，很有点大方地喊道：“你们谁的衣服烤着了？”没等大家回过神来，她又忽地蹲下身，扯着我的袍角直搓。

“哟，哟，”嫂子叫起来了，“是阳春的袍子烧着了！——我的妈呀，要不是新环来，阳春只怕要烧得屁股冒烟了。——新环，你怎么就知道了？”

这时，新环觉到不好意思了，脸赤得飞红，头一低，跑出了门外。

后面，少不了又是嫂子的笑声：“你们说这事怪不怪，我们这多人就在这儿，怎么谁也没闻出来，倒是新环在外面闻到了。这不是缘分是么事？嘿嘿嘿嘿，一对就是一对。我反正不会补衣服的。这烧了的洞还得新环自己来补……”

这事经她一传，好歹飞了半个塆。

这以后就是十多年的违隔。我读完小学，上了初中，又上了高中。

就在我高中毕业快升大学的那阵子，我姐姐对我说了：“七屋台，你十多年不去了，二爷在骂你。还是去看看，人家姑娘大了。”

我于是去了，姆妈见了我，还是那样亲热；嫂子见了我，却不再嘻嘻哈哈了，规规矩矩叫儿子喊我“姑爷”。接着，她们又使着法儿把我和新环圈到了一个房间里。十多年不见，

新环确已是一个成熟的大姑娘了。但是,见面之下,又令我有些心冷和失望。我希望的是一个粉爆花明、风清水秀的她,是一个柳枝颭水、青荷出波的她。可是,现在,她不是。她变得粗矮壮实了,可这不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应该有的形貌呀,那小时的苗条怎么就没有了呢?我不免有些迁怪。但怪什么?——怪乡间过重的体力劳动吗?又怪谁呢?——怪她父母没有珍惜女儿吗?其实,我还在想:女孩子的美丑更系联一个时代,而我有资格去责怪一个时代吗?总之,当时我的肠肚里是有点五味倒灌,品不出是辛是辣,是酸是苦。不过,缘于当初那堪纪念的情分,我还是作了表示:“等我大学毕业以后再……”她当然高兴。在我离开她家时,她早已在离村一里多路的水田边等我了。她还是怕羞,或者是怕人笑话。待我走近她时,她默默地递给我一个包,里面装有鞋、袜和一套单衣。至于她当时说了什么,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我一直在想:这鞋、这袜、这衣服,该寄托了一个女孩子多重的情思和对于未来的多美的想望啊。当时,我接包在手,心里有几分沉,有几分热,但仍去不掉那几分梗塞。我感激那历经十多年违隔而一以贯之的相许,可我又挥不去从心门上垂下的一重阻障。

以后就是那令人心坍的事儿了。

那是在我上大二的那一年,新环到武汉来找我了。她还带来了明皎的一张照片,说:“明皎蛮记挂你,要不是她妈有病,她也来看你了。”

“她?明皎……”我心里闪过一道事影,却没把话说出口。

“我们的事,姆妈们蛮关心,叫我来问问你。”没转多的弯子,新环直接问我了。

我有些迟疑,反问了问她一句:“这些年,你能读书了吧?”

“不能。小时候念的几个字都忘记了。”

“为什么不读呢?”

“没工夫。”

“那——”我哑然了,早先的隔障此时又似乎加厚了一层。鉴于我的孤子的处境,我觉得我应该作更长远、更切实的考虑。我终于鼓足勇气抖出了好长时间里梗塞在我心中的一句话:“这事——恐怕——不行——”

“为什么?”

“我还要两三年。”

“我等。”

“还是不行啊。”这次我说得比较决绝。

她不作声了,折身准备走。

“我送你。”

“不用。”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这许多年里,我一直内疚,觉得做了一件昧心的事。那真挚的人情,那深挚的抚爱,以及那似乎并没有多深的根柢、却又经久不变的相许,都像清浪一样,拍击着我的心堤。我责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成了一个忘恩负义的人?但有时我又自解:也许这样做还是对的,不然,谁能保证以后会闹出些什么烦心的、更对不起人的事情来呢?人们说,人情不等

于爱情。这话,理论上是对的,但经过感情和理智的审阅时,恐怕也不是很容易过关的。

二爷、姆妈已是高龄的人了,不知现在还健在不?

嫂子也应该儿孙满门了,她还是那样快活吗?

新环听说嫁给了一个纺织工人,不知境况如何呢?

天主堂在 1958 年的大跃进中被拆除了。有一次,我梦见天主堂又恢复了旧观,且辉煌过前,但那只是一梦,晃荡在记忆中的牵人远思的一梦。

2006 年 3 月记